

柏樂爾
原著

青鳥

羅玉珊譯
豐子愷畫



這隻鳥兒簡直是一個情郎

羅玉君譯

青鳥

東方書社發行



多音風 於上海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版

譯者 羅玉君

出版者 濟東印書社

發行者 王曉蘭

發行所 東方書社

上海：福州路崇慶里十九號

濟南：院西大街

重慶：民生

成都：祠堂街

青島

每冊定價二元五角

不准翻印
版權所有

青鳥（童話）

法國柏樂爾原著
羅玉君譯

小引

這篇「青鳥」[L'oiseau Bleu]係法國柏樂爾 Ch. Perrault (1628—1703) 所作。內容係敘述一個少年國王的戀愛故事，中奸人詭計，罰變七年青鳥。全篇結構驚心動魄，哀豔絕倫。與比利時作家梅特林克所作之青鳥完全不同。該篇我國早有譯本，內容係敘述兩個窮苦小孩，在聖誕節之夜，夢遊地府的故事。青鳥乃象徵幸福。爲一抽象之理想。兩個孩子，在各種艱苦中找尋青鳥（幸福）不得，次晨從睡夢中醒來，發現青鳥（幸福）就在他們的家裏，籠子裏。兩篇青鳥雖然同爲童話，同爲世界名作，但內容則迥然不同。而且柏樂爾是十七世紀的作家，梅特林克是十九世紀的作家，時代也相差了二百多年。特此贅敘數語，以供讀者參考。

青鳥

從前有一個國王，他擁有廣大的國土，同豐富的財寶；只可惜他的愛妻死去了。這突如其來的打擊，把他拋在最悲慘的命運裏。起初有整整的八天他自己藏躲在一間狹小而黑暗的屋子裏，他把自己的頭顱向四圍的牆壁亂撞；他悲哀，他毀滅，他要自己血濺腦碎。人家也害怕他真個的自殺了，於是想方設法，把牆壁都改裝起來。把厚厚的毛褥子鋪在牆壁上，望板上，地板上，面上再釘着柔軟的花緞子。這樣一來，任隨他在屋子裏如何的橫衝直闖，連皮膚也不會擦傷的。

滿朝的大臣，憂慮焦急，輪流去看護他們的國王。每個臣子都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希望能夠減輕國王一絲的愁悶。有些人採用了又愉快又俏皮的口吻，有些人甚至裝出又幽默又歡樂的論調。但是他們剛剛一開口，就曉得完完全全失敗了。他連一個字都聽不進耳，如何能在他的破碎的心弦上，彈出半點回響呢？

後來正在萬分危急的時候，來了一個女人，自願來醫治國王。他穿了黑色的喪服，一層黑紗把身體裹得緊緊地，頭上也戴了幾層面網，還穿了長曳曳的黑外衣。一進門來，她就痛哭。時而哀訴低咽，時而放聲嚎啕，哭得比國王更傷心，叫得比國王更悲慘。他的聲音把國王的聲音掩蓋着了，使國王不能不驚奇起來。

她向國王說道：「我這次來啊，決不像一般人爲了減輕您的悲痛而來，相反的，我是來增加您的悲痛的。我們對於一個善良女人的死亡，除了哭泣以外，沒有其他任何更正確表示。單就我自己說罷，我有一個最最好的丈夫，世界上沒有一個丈夫能夠與他相比，然而他已經死了，我只有用眼淚來洗滌我的悲哀。只要我的頭上還剩有一對眼睛，血與淚都會從那裏面滔滔不絕的湧出來。」

她說完這番話以後，嗚咽加劇了，悲號加倍了。國王也不示弱，一齊高聲狂號亂叫起來。

看來他接待她比接待任何人要好些。他把他的親愛的死者的種種美德都向她敘述。

她呢，也把
她的親愛的
死者的種種
美德向他誇
張。於是他
們慢慢的談
開了。各人
都訴說各人
心頭的痛
苦，越來越
誇大。過了
幾點鐘之

一齊高聲
狂號亂叫起來



後，這位聰明的寡婦，看看自己的計劃有些失靈了，於是一層又一層的揭開了她的面紗，痛苦的國王這時候也哭得疲倦了，偶爾抬起頭來，去注意另一個同病者，要送給她一點兒同情。不料這一眼就注定了他終身的命運，他對她再也不能漠然了。

那一雙碧沉沉的大眼睛，帶着細長的睫毛，在眼簾下撒下美麗的陰影。而且不停的在轉動，在顧盼。再有那清新美豔的面龐，好似一朵初開的芙蓉，曉露都不敢冒失地去觸弄她。慢慢地國王就不字字句句的提到他的死者了；後來簡直不再提起他的妻子，而且命令左右，都不許再提起她的名字。那寡婦說道：「我要一生一世都痛哭我的丈夫。」國王立刻哀求道：「我求您不要再記着你的永恆的悲哀吧。」

後來人人都驚奇這件事情的發展，國王終於娶了寡婦爲皇后了。眼看他們脫了喪服，穿上吉服，由黑色變成綠色，甚至變成桃色了。人類的心靈，往往有一個漏洞，這個缺點，就是人類的弱點。有人如果找着這個小孔鑽了進去，然後就可以爲所欲爲，支配那人的一切。

國王在第一次結婚後，生養了一個女兒。說起這個公主，那真算得世界上八大奇蹟之一。她的名字叫花嬌（註），因為她簡直就是花神下降。她是如此的鮮豔，如此的年青，如此的美麗。我們很少看見她穿紅着綠，施脂抹粉。她愛穿輕紗薄羅做的衣裙，點綴幾粒鑽石珠寶做的鈕扣。把幾朵鮮花，幾片綠葉，簪在她的美麗的頭髮上。這般素樸的裝飾，更顯出她是天仙下凡的姿態。當國王第二次結婚的時候她才只十五歲呢。

新后也有一個女兒，已經送到蘇西仙女那裏去治療她的醜陋。這個仙女是新后女兒的乾媽。醫治的結果，並不比從前文雅，也不比從前美麗，蘇西的熱心是白費了。不過因此她更獲得了他的媽媽同她的乾媽的愛憐。她的名兒叫鱸魚（註）。因為她簡直就像一條鱸魚，臉上佈滿了白的，黑的，紅的斑點。她的頭髮又憐又黑，使人望而生畏。她的醜惡的皮膚，好像永遠洗不乾淨的樣子。皇后瘋狂地寶貝這個獨生女兒，她覺得她是天仙，讚賞不絕。常常口內叫喊着：「鱸魚兒呀！我的美麗的鱸魚兒呀！」

鱸魚兒呀！我的美麗魚兒！
魚兒呀！我的美麗魚兒！



皇后看

見花嬌公主

處處都比鱸

魚高明，心

中十分氣

悶。於是想

方設法，使

花嬌失歡於

國王，可以

說沒有一天

皇后與鱸魚

不給她以難

堪的。花嬌公主生來絕頂聰明，又溫柔，又高雅，努力克服她周圍左右的困難。

一天，國王向皇后說道：「花嬌與鱸魚年已長大，都是結婚的時候了。假如現在有一個王子來在我們的朝廷裏求婚，我們準備把一個女兒嫁給他。」

皇后回答道：「我決定要先嫁我的女兒。因為我的女兒比你的女兒年紀要大些。而且我的女兒要比你的女兒要可愛得千倍，她們兩個人的美麗好壞是不能夠比較的。」國王當時不願同她爭論，僅僅回答道：「你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這件事情完全由你作主罷。」

過了不多的時候，有人報道國王亞蒙駕到了。這是一個超羣出衆的王子，從來沒有一個國王比他更聰明，更煊赫，更富庶。他又生來性情溫柔，人格高尚，世界上只有他一人才有資格叫亞蒙（註）。皇后知道了這個消息之後，立刻動員所有的繡花匠，所有的裁縫，所有的能夠爲鱸魚公主裁製衣服首飾的工人。她請求國王決不能爲花嬌添製

（註）亞蒙 *Charmant* 此字含義頗多。有美麗，迷人，適意，鮮豔，可愛諸多意義。

一件新衣。而且收買了宮中的女僕，把花嬌的服飾，偷得一乾二淨。就在亞蒙國王駕到的那一天，她的衣服，珠寶，花朵都不見了。她找到平素忠心侍候她的僕人，請求他們去商店爲她購置一些衣料，她們一致回答說，皇后的命令，不許可他們如此。這樣一來，可憐的花嬌就只剩有一件又小又髒的破衫了。她的自尊心受了委曲，覺得羞愧萬分。當亞蒙國王進宮的時候，她藏躲在大廳的一個小角落裏。

皇后極力鋪張地招待嘉賓，儀式非常隆重。她把她的女兒打扮得十分齊整，遍身珠寶，發出燦爛的光輝。不過在這些花團錦簇之中，她顯得比平時還要醜陋十倍，亞蒙一見她之後，就轉移了他的眼睛，不敢看第二眼了。皇后還以爲亞蒙太愛她的鱸魚兒了，而且國王年少，恐怕是有些腼腆，不敢在人前表示愛情。因此她把她的女兒處處都放在國王的面前。國王實在不耐煩了，才開口問道：「你們宮內還有一位名叫花嬌的公主，是嗎？」鱸魚用手指點一個角落，答道：「是的，她就在那裏。她自己不敢見人，藏躲在那黑暗的角落裏。」

公主的絕代容姿



花嬌這時候臉紅了，兩腮好似含羞海棠，顯得這般鮮豔，這般美麗。使亞蒙國王遙見之下，眩惑昏迷，不能自持。他立刻站起身

來，走到花嬌的身邊，深深一鞠躬，向她說道：「公主，你的絕代的姿容，把你裝飾得太多了。有了你的天賦姿容，你已不需要任何物質上的幫助了。」

她羞愧地答道：「陛下，我承認我是不習慣穿這樣骯髒的衣服的，我實可讓你不看見我還好些。」

亞蒙大聲說道：「這是不可能的。一個這樣傑出的公主，站在我的面前，我又生有一對眼睛，教我不看她，轉看別人，那是可能的嗎？」皇后這時怒不可止，向亞蒙說道：「啊！我已經聽得不耐煩了！陛下，花嬌已經是太俏皮，太風騷，她不需要你對她說這樣許多恭維的話。」

亞蒙國王聽了皇后這些不自然的談話，把這個家庭的內幕，已經猜到了幾分。但是他已無法管制自己的感情，索性把對花嬌的崇拜，完全流露出來，繼續對他談了三點鐘的話。

皇后失望了，鱸魚也焦急了，想法要戰勝可憐的公主。她們在國王的耳邊說了許多

抱怨的話，強迫國王下令把花嬌幽禁在一座塔裏，只要亞蒙留住朝廷一天，花嬌就一天沒有自由。這樣就斷絕他兩人會面的機會了。

果然，花嬌剛剛回到她自己的寢室裏，就被四個罩了假面具的壯丁把她連拖帶抬的送進一座塔裏。她獨處在這座尖塔的最高層樓上，哀哀地痛苦她最後的命運。她明明知道皇后所以要這般虐待她的，完全爲了要阻止她與亞蒙會面。實則她已經很喜歡這個國王了，她是很願意嫁給他的。

花嬌公主所受的殘暴待遇，亞蒙還一點也不知道，他還在等待見面的機會。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他等待得千萬個不耐煩了。他想向他周圍左右的人都說到她。那些國王派來侍候他的衛隊與僕從，都奉了皇后的命令。儘量敍說花嬌公主的壞話。他們說她風流成性，說她喜怒無常，說她脾氣別扭，說她虐待她的朋友同她的僕婢。天下沒有第二個女人有她這樣壞，她是如此的不純潔。她喜歡穿著卑賤的牧童的衣服，不願意穿著高

貴的衣裙。她的父王爲她選購的金絲衫和銀絲裙，她都拋棄不穿。接獲這許多報告後，使亞蒙國王十分痛苦。他非常生氣，他想罵人，他想打人，他想搗毀這缺陷的世界。他自言自語道：

「不，不，絕對不可能的。上帝既然造就了一個如此美麗的軀體，又把這般醜惡的靈魂裝進去，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我看見過她，秀其外者必慧其中。她明明表現着羞澀難堪的樣子，說她是不習慣這般檻樓就會見客人的。怎麼！她的態度是這般謙遜，這般溫柔，這般高貴，我們忍心說她是個壞蛋嗎？我是有感覺的人，這件事情不能欺騙我。我應該相信，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皇后的詭計，她設法使花嬌處在不利的位置。做繼母的人，不是沒有花樣的。我們再看鱸魚公主是何等的醜陋，何等的愚蠢。她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值得穿戴人間最美麗的衣服？」

亞蒙內心在理解這些問題的時候，周圍左右的僕從察言觀色，已經猜到了他的幾分心事。他們明白繼續說花嬌的壞話，不能討得王子的歡心。侍衛當中有一個最機智的

人，挺身而出，鼓動他的如簧的妙舌，來試探王子的感情的祕密。於是他就鋪張花嬌公主的美法，這番話把王子的心救活了，他像從沉沉的睡夢中驚醒過來一樣。他沉醉在愉快的談話裏，滿臉露出衷心的歡樂。愛情，愛情，你去了留不住，你來了藏不起。你的魔力太大，無孔不入。你表現在情人的嘴唇上，你誇耀在情人的眼睛裏，而你又躡躑在情人的顫抖的聲音裏。當人們有所愛戀的時候，含默，語言。歡樂，悲愁，一切都咕嚕看愛情嚙語，要遮掩也是無法的。

皇后焦急的等待，一定要知道亞蒙國王是否回心轉意了，還要知道她的祕密的間諜工作所收的效果。每晚她都詳細考問他的派去的人，搜集一切人員的報告都是同樣的結論：

「亞蒙國王，深深地愛着花嬌。」

那個可憐的公主此刻又是怎樣的情形呢？她睡在土地上，在那個可怕的高塔的牆根旁。那些罩了假面具的壯士把她捉來後，就留下她孤單一人。她憂鬱地說道：「假如在